

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下加强亚洲与基金组织的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在亚洲金融论坛的发言

2012年1月16日，香港

引言

各位下午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我要感谢香港政府邀请我出席这一盛大活动，也感谢各位拨冗出席。

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的时刻，将亚洲作为我 2012 年访问的首个目的地，再合适不过。为什么这样说呢？

目前亚洲的经济是强劲和充满希望的，部分原因是在 90 年代当亚洲自身面临危机时勇于采取改革措施，当然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出了问题，并给亚洲带来风险。欧洲能否解决问题以及亚洲将否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关系到亚洲的利益

除此之外，亚洲也面临自身的挑战，有近期的也有远期的。通过更多和更好的合作，亚洲与基金组织将确保本地区，乃至全世界实现繁荣和稳定。

今天，我想通过三个主题来扩展这些关键信息。首先，我要讲的是欧洲经济的现状，找出其对亚洲的影响，最后，谈谈我对重振基金组织与亚洲关系重要性的一些想法。

全球展望和政策

就在几个月之前，基金组织曾警告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遗憾的是，这已经不是新的阶段，而是前所未有的危险阶段。

从全球角度来看，经济活动步伐在减弱。尽管近期美国的各项指标好于预期，而且其增长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2011 年第四季度，全球经济活动已经放慢，近期展望比我们在九月份的预期显著恶化。更糟糕的是，我们那时确定的下行风险在 2011 年末开始成为现实。

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危机加剧。尤其是，对财政可持续性和银行部门亏损的关注导致许多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利差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欧元区银行的资金几乎完全枯竭，导致银行不得不通过出售资产和限制贷款来实现去杠杆化。目前，去杠杆化可能导致增长率甚至低于我们下周将发布的下调预测。欧元区危机正在外溢，并与其他地区的脆弱性相互作用，给世界上的许多其他经济体带来风险。

是的，欧洲的前景是严峻的，欧洲和世界都面临重大风险。但是，我们不应让悲观情绪束缚自己，现在需要的是着眼于那些更充满希望的领域，找出走出危机的途径。如果说有好消息的话，那就是我们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政策，而且我们正忙于为支持这些政策筹集资金。如果能够达成政治意愿，就有希望解决欧洲的问题、抵御下行风险，并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

未来的道路如何？

关键的内容是四个“更多”。银行和主权国家要有更多的流动性，以处置危机（包括增加资源支持欧洲）；以审慎但可靠的步伐进行更多的财政整顿，同时不给短期的经济增长造成过多影响；更多的增长以支持调整、切断破坏性的反馈回路（包括进一步采取宽松政策和给银行提供更多资金以减少去杠杆化的规模）；以及更多的（财政和金融）整合，以确保货币联盟的可存续性和稳定性。

近几个月来，欧元区领导人已经着手筹划和切实执行一些所需的解决方案：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遏制财政赤字，并同意建立一个机制对未来的财政进行约束。他们建立了一个跨国安全网。还采取协调的办法向银行注资，一个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目前已经开始运作。欧洲中央银行近来释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火力”，给银行提供长期流动性。2012年，欧洲面临的挑战是继续以上各项领域中的努力，并通过落实和合作来加强各项步骤。在此过程中，还需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同时还需确保完成各项工作有充足的火力。基金组织正在与欧洲合作，支持其恢复市场信心、重燃经济增长和确保共同货币信誉的各项努力。

我们处在危急时刻。如果不采取行动，欧洲可能会陷入信心暴跌、增长停滞和失业增加的螺旋恶化局面。

当今全球经济互相关联，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会与灾难绝缘。

亚洲面临的挑战

对亚洲尤其如此。

亚洲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崛起，其在全球的地位得到加强，并将在未来 20 年内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域。按照当前的趋势，到 2030 年，亚洲经济将超过七国集团，将是二十国集团经济规模的一半。全球经济的中心将真正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即便如此，尽管亚洲区内贸易增长迅速，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行了一些经济调整，但亚洲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和欧元区的最终需求。这是一种脆弱性。

亚洲还易受金融渠道传染的影响。欧洲银行去杠杆化可能对一些亚洲经济体的信贷提供和资产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欧洲银行在这些经济体有大量债权。贸易融资尤其会受到影响，因为欧洲的银行对于亚洲的银行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提供者，也许很难找到替代者。

考虑到下行风险如此严峻，亚洲的决策者应该怎样化解对其经济体的影响呢？

在宏观政策方面，继续财政正常化可以提高应对冲击的能力，恢复 2008 年危机之后失去的财政空间。同时，目前看来暂停货币收紧政策比较合适，只要通胀预期能控制在中央银行的目标范围内。

但是，决策者还需要确保银行流动性充足，融资有保证，通过延长债务期限、获得信用额度、以及进一步扩大货币互换安排（双边或在清迈倡议框架内），降低外部脆弱性。一些国家也可以考虑基金组织支持，包括新的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这一点我还会在后面谈到。

一旦下行风险成为现实，亚洲的决策者要像 2008/2009 年那样迅速做出反应。应对措施需包括：那些具备足够财政空间的经济体要反向财政整顿，并积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需降低政策利率，还要采取一些非传统的措施，包括引入有针对性的信贷放松政策，例如对商业票据、公司债券和中小企业信用。还可以考虑对银行负债实行担保，支持贸易融资。亚洲经济体可以使用他们充足的外汇储备，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动用区域储备库安排。

从长期来看，亚洲决策者还面临继续结构性改革的挑战，因为这对于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和中期强劲增长至关重要，还要继续改革，改善经济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这些措施还将有助于缓解本地区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公，并支持经济从投资和出口转向私人消费，实现可持续和均衡增长。

基金组织与亚洲的新型伙伴关系

在亚洲前进的过程中，基金组织随时准备提供伙伴支持。

我认识到对 1997-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记忆给我们的合作造成一些阴影。但是，几乎 15 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我们都需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 2012 年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在那段困难和伤痛时期和之后采取的改革使得亚洲有能力抵御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且今天也对亚洲起着帮助作用。

特别是，对银行不良贷款、公司债和货币错配方面的积极改革帮助亚洲以强有力的姿态迎接全球金融危机。当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亚洲的时候，更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为亚洲经济体提供了进行强有力反周期回应的空间。但是，更重要的是，尽管受到危机溢出效应的影响，亚洲经济体仍坚持开展自由贸易和紧密的金融与经济合作。亚洲在过去的三年引领了全球复苏，这不是一种巧合，更不令人惊讶。

基金组织从亚洲学到了重要的经验，我们正在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包括欧洲。具体而言，基金组织承认：尽管解决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但基金组织规划的附加贷款条件需要提高对当时问题的针对性。而且我们早已意识到，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非常重要，保护社会最脆弱的部分也非常重要，因此对于发生危机的国家，我们更加强调需确保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网。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支持本地区的利益：强化危机防范的经济和金融监督，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

经济和金融监督。全球危机突出显示，对经济政策和状况进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对单个国家如此，对整个世界和国家之间的溢出效应也是如此。全球金融危机更强调了对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

基金组织的分析在这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与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进行建设性合作。

例如，我们非常关注其他地区的政策对亚洲的溢出效应，同样也关注亚洲的政策决策对全球的影响。我们发布的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的溢出效应报告正是此类综合分析的代表。

同时，基金组织正努力加强与各国当局在亚洲金融部门健康状况评估方面的密切合作。过去两年，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一道，头一次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检查。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金融部门评估项目报告修订工作已经完成，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评估工作或正在进行，或是行将开始。

全球金融安全网：危机清楚的表明，发生恐慌时资本流动可能迅速逆转，甚至会从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十分稳健的国家（比如许多亚洲经济体）流出。因此，建立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稳定全球经济的基本要素，能有效帮助亚洲抵御新的外来冲击的风险。

为此，在借鉴亚洲危机的经验基础上，2009 年之后基金组织启动了对贷款工具的改革，引入了更有针对性的危机防范工具，包括近期的预防性和流动性额度，以满足“危机旁观者”的流动性需要，也就是那些经济基本面和政策良好，但却主要因为其他国家的危机而产生实际或潜在的资产负债表需要的成员国的需要。

在这方面，未来几周我们将讨论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我想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为帮助欧洲解决问题增加资源，同是也是为了满足世界上“无辜旁观者”的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建立防火墙是全世界的需要。

最后，我们也在努力将基金组织的资源与地区储备库安排（如清迈倡议）进行整合，加强与之合作。

毋庸置疑，加强亚洲与基金组织的伙伴关系还需要亚洲在基金组织发挥更大作用。随着亚洲作为经济巨擘迅速崛起，亚洲在基金组织的声音当然应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一趋势已经呈现。2010 年，基金组织通过了一揽子份额和发言权改革措施，由此，亚洲新兴市场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将提高 27%。通过改革，基金组织份额最大的十个成员国中将出现三个亚洲经济体（中国、日本和印度），日本和中国成为基金组织第二和第三大成员国。

亚洲与基金组织联系的加强，还表现在基金组织从亚洲挑选重要的工作人员。近期任命了来自日本的筱原尚之和来自中国的朱民作为基金组织的副总裁，基金组织的管理团队中 40% 的人员具有亚洲国籍。此外，2011 年，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担任了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

最后，2012 年基金组织-世行年会将在东京举行，证明了亚洲在世界经济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基金组织与本地区不断加强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我期待在座的各位都能参加十月的会议。

结论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高度不确定的时期，欧元区的紧张局势和其他地区的脆弱性给我们带来威胁。只要欧洲采取果断措施加上来自全球的支持，是可以避免危机加剧给世界各国，包括亚洲带来溢出效应。

基金组织随时准备与亚洲合作，将本地区的风险降至最低，成功应对本地区长期面临的挑战。虽然目前所有的眼睛都紧盯欧洲，基金组织会继续努力使亚洲成为合作的主要中心之一，并期待亚洲在基金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实现这两个目标将给亚洲乃至全世界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